

气候和游客使楼兰面临灭顶之灾

受自然环境的影响、人为的破坏,罗布泊区域的古代文明遗迹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。关于楼兰古国消失之谜至今尚未揭开,有专家认为,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,20年以后,楼兰古城等遗址将有可能不复存在。



罗布泊遗迹



由于气候的变化,当年的美女干尸如今成了白骨

千年难遇的降水量

“如果再不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,对有意或无意的干扰破坏熟视无睹的话,20年以后,楼兰古城将会消失。”11月23日,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,开门见山道出了他的隐忧。

杨镰长年在新疆各地考察和研究,对楼兰古国、小河遗址等处曾做过出生入死的艰辛考察,作为楼兰王室小河墓地重要发现人,杨镰不仅为认识西部的历史与现状作出了卓越贡献,而且十分关注西部文明的保护。

对于如何保护楼兰文明遗迹,杨镰有着自己的见解:“解决文物古迹遭破坏问题,关键要让人们真正了解这些文物古迹存在的意义,重点要避免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成为另一个楼兰。”

据杨镰介绍,汉朝时期,罗布泊号称“广袤三百里,冬夏无增减”,而现在成为“旱极”,人们通常认为是塔里木地区日趋干旱的结果,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教授作了实地考察之后,在《亚洲的脉搏》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。

《亚洲的脉搏》是亨廷顿于1907年所著,是他的关于“气候与文明”这一全新课题的结项报告。亨廷顿认为,在塔里木,丰水期与枯水期相互交替出现是客观规律。早在100年前,亨廷顿就预言,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塔里木将进入下一个丰水期。而现在的种种迹象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亨廷顿的预言。

2001年年初,杨镰带领的考察队刚抵达罗布泊时,遇到一场大雪,并将整个荒漠覆盖住,“那简直让人感到震撼,这里年蒸发量曾达到

3000多毫米,是降水量好几百倍的著名干旱地区,大雪封门,难以想象。”

罗布泊地区降水量增加,使塔里木河下游的本已面临绝境的绿色走廊恢复了生机,“这是人类改善塔里木生态环境的最后机会,但却可能使楼兰古城彻底‘土崩瓦解’。加剧了保护遗址的矛盾。”

事实上,与发现楼兰古城时相比现在的罗布泊地貌改变很大。”杨镰忧心忡忡地说,2000年,在太阳墓地附近曾看到一个类似骆驼的风化土垄,相当壮观。可2003年再去时,已经完全消失了。

杨镰还告诉记者,今年7月,他们曾发现了一个典型的禅室(和尚的居室),里面有佛龛和两间侧室,连灯台都保存完好。8月再去时,禅室所在的古河岸彻底垮了,7月底一场大雨,改变了整个区域的地貌,根本无法挽回。

人为作用

自然条件的严酷,使保护遗迹的问题刻不容缓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。人为作用的影响,也不容忽视。楼兰古城长期挺立在荒原,风吹日晒,已经日渐倾颓,几年前曾做过一次修复,但不少人对修复颇有非议。杨镰曾在《文汇报》发表文章提到,“三间房”是楼兰城标志性建筑,……但经过修复,“三间房”仿佛成了另一个建筑,原来古老的、直立了两千年的墙壁前后各挖掉一大条,然后用新打的土坯从两面紧贴着砌起来,成了“支撑”,而且比原来的墙壁宽了一截。这种“保护”方式,1976年地震过后北京曾用来加固简易楼。那是在余震威胁下的不得已的临时措施。这绝不是

维护饱经历史风霜的古遗址的好办法。

杨镰说:“楼兰佛塔就更绝了,这个残高近十米的印度覆钵式古塔极具特色,但从100年前发现楼兰,就有人为找宝,企图掏挖佛塔的内部。它是楼兰城的制高点,它的存在对楼兰古城至关重要。修复时,也许是考虑到佛塔危耸,为了持久起见,在塔上立了一个木支架,可支架不但改变了佛塔的原貌,而且成了好事者或盗墓人的一个‘惊喜’,等于为他们冒险爬上塔顶搭了一个‘梯子’。”

岩画被刻上“到此一游”

“有人说,西部的古代遗迹遭破坏是由于有关机构保护不力。事实上,保护一个位于荒野之中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,除各级有关机构外,也是对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一种考验。”

杨镰举例说:“我们考察队曾路过了太阳墓地。同行者都为墓地的现状表示担忧。但太阳墓地的问题除了盗墓,还存在着同样难堪的‘无心’破坏。”

罗布泊地区孔雀河古河道北岸的“太阳墓地”,于1979年冬被中国考古学家们发现。古墓中间是由木桩围成的墓穴,外围有若干木桩围成的7个同心圆,这些木桩同时形成以墓穴中心为端点的若干条射线,呈太阳光芒放射状。非常壮观,十分独特,“那些看似普通的木桩子,实际上具有一定特殊内涵的文化意义,你把它拔了,就破坏了整体的观感。见到地上扔着的木桩,除了愤慨还会让人想到责任感问题。”杨镰说。费力气去拔出木桩,也许只是好奇,想看看它到底有多长,埋得深不深。可你一旦将其拔出来,它所凝聚的历史感就不复存

在了。

罗布泊绝大部分是无人定居区。盗墓是屡禁不止的问题,杨镰认为除了加强监管,让人们真正了解这些古迹文物的意义也很重要,“只有保持原貌,文物古迹才是无价之宝,一旦被破坏,事实上就一文不值了。”

对于新疆一些有几千年历史的岩画上被刻“到此一游”等字样,更让杨镰感到痛心疾首。“毁掉岩画,等于毁掉历史,一个有文化的人绝对不会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随意撕毁,我们有责任提醒,岩画同《史记》一样,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。不能自毁文化形象。”同时,来古迹参观的人多了,知名度提高了,当然是好事,可随地扔垃圾,破坏了原始面貌,也造成相当大的问题。

1992年,杨镰参加了一个由8国成员组成的环塔里木探险考察队,“出发前说了许多注意事项之后,美国学者提议每个人准备一个垃圾袋,以便将沿途的垃圾带到城里进行处理。特别是在一个古迹参观时,一位外国年轻的学者婉言谢绝了拿一片陶片留作纪念的建议,说:“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纪念品。”他指的是拍摄了若干胶卷。杨镰对此感慨颇深。从此,每次去塔里木进行考察必带垃圾袋,“留下的是身影,带走的是照片。”是每个人对遗址的责任,再强调也不过分。丝绸之路的古代文明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,更是中华民族的丰富遗产。”

要解决人为的破坏,重在提高人们的自身修养,要加强对我们历史悠久的文化和文明的认同感,“要像对待父母一样,不能做任何伤害它们的事。”杨镰说。

吴冰麓 据《北京科技报》

揭秘驯兽师危机重重的艰苦生活

猛兽笼舍区内危机重重

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该表演场的后台是禁止游客擅自闯入的,因为动物对陌生人非常敏感,很可能因此会引发情绪失控,对陌生人造成人身危险。

“吱呀”,随着一声清脆的开锁声,工作人员为记者打开了猛兽笼舍区大门。一股浓烈的猛兽腥臭味扑面而来,记者感到既兴奋又紧张。几步之遥处,一道凶狠的寒光穿过铁笼栅栏,直逼而来。记者定睛一看,一只约1.5米长、1米高的成年东北虎正警惕地站了起来,用凌厉的眼神监视着记者的一举一动,并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低吼声。

老虎的旁边,一只刚才还在睡觉的黑熊也被记者的脚步声惊醒,发出了凄厉的怪叫。更远方的野猪、猴子也发出了不友好的声音。正当记者感觉到呼吸都有点困难的时候,整个房间突然安静了下来。所有野兽的目光从记者的身上移向了别处,那只不友善的东北虎,瞬间变得温驯起来。

顺着野兽的目光,记者看到一群身着统一白色服装、2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。虽然没有经过介绍,但通过刚才对野

与东北虎同台表演,命令这些“野兽之王”钻火圈、走钢丝;和黑熊亲密接触,让它们骑摩托,表演高难度的“飙车”特技;让野猪也变成了儒雅“书生”,每次都能准确地挑中难辨的汉字牌……

对于许多市民来说,驯兽师是一个危险、艰苦而神秘的职业。12月4日上午,经长沙市动物园管理方允许,记者进入了猛兽笼舍区,零距离感受了驯兽师与猛兽之间的相亲相爱。

兽的那股震慑力,记者已猜到他们就是今天要采访的驯兽师们。

“我向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宝贝们吧!”驯兽师孙晓华伸手抚摸刚才那只东北虎:“它叫‘欢欢’,都说‘大块头有大智慧’,它能钻火圈、爬楼梯呢,可厉害了!”

孙晓华用手拍拍“欢欢”的头,“欢欢”则用舌头舔他的手,俨然就像一只温驯的大猫。看到他和动物们和谐相处,记者的恐惧感也减轻了不少,也打算尝试着用这种方式和他们打招呼,但“大猫”们似乎不肯买账,仍使出了警惕的眼神,让记者只好作罢。

与猛兽同寝哄它们睡觉

驯兽师孙晓华成为驯兽师已经有8个年头。刚刚接触猛兽的时候,他也和普通人一样,心里有种无法克服的恐惧

感。驯兽老师告诉他,驯兽不是靠武力征服,食物和感情是两个重要的手段。在一个表演动作成功地完成后,奖励食物能极大地提高动物表演的积极性;同样,感情培养也是非常重要的,不能无故打动物,要将它们作为一个生命来尊重。

“无论是凶猛的老虎,还是温驯的绵羊,它们刚生下来、或者刚抱进园里来的时候,都会感到不适应。它们就像刚来到新环境的小朋友一样,心情很郁闷,晚上会睡不着觉。”孙晓华谈起自己的驯兽心得时说:“我们就要像它们的妈妈一样,在它们的笼子旁搭一个地铺,和它们睡在一起。只要它们在夜间发出哀鸣,我们就得爬起来安抚它们,直到它们睡着。”

驯兽师身上有很多伤痕

尽管经过驯化的猛兽能

按照人的意愿进行表演,但它们的的天性是很难改变的,因此,无论多么优秀的驯兽师,在训练和表演时都不敢掉以轻心。

驯兽师高阳的手上有两处三处伤疤,身上还有,这些都是猛兽给他留下的“纪念”。它们也会对自己表达亲近之情,但它们毫不知“分寸”,训练之余,老虎常会用爪子蹭他的手,一不小心就会被蹭出血。“疼在手上,乐在心里。”高阳乐呵呵地告诉记者:“就算是这样,我也会常常抚摸猛兽,这能增强感情交流,也是有效的驯兽方法。”

驯兽师赵飞告诉记者,人和猛兽相处容易受伤,猛兽之间的一些玩闹有时也有演化成“流血事件”的可能,这时驯兽师就得当机立断,否则将造成两败俱伤的结果。

“当时有两只东北虎特别调皮,在训练完成后喜欢抱在一起互相抓咬。这天可能是一只老虎的心情不好,它在玩闹时突然把耳朵竖了起来,并把身子俯在地上不动。从我的经验来判断,这是发出攻击的前兆,我急忙对它发出了呵斥,但此时两只猛虎已经扭打成一团。”赵飞回忆起1年前那一幕有惊无险的场景时,仍显得心有余悸:“我和另一个驯兽师马上冲过去,一人抱住一只老虎的腰往笼子里拉。但老虎的个头比我的个头还大,我怎么拉得动?幸亏附近的驯兽师也赶紧跑了过来,五六个人才制服了两只老虎。”

后继无人的尴尬

“确实,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干我们这一行。”孙晓华告诉记者,在每天和动物接

触的3小时里,危险无时不在,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入行之初的夜晚,他常被别人的咳嗽声惊醒。他也曾想过给自己买份保险,但保险公司都不愿意为他担保。

要成为一名动物园或马戏团的驯兽师,从小就得接受严格的培训。教动物学习一个看似简单的动作,往往需重复数千遍,没有耐性和吃苦精神的人根本就不能胜任这种工作。

社会上专业驯兽培训机构的缺乏,也是造成驯兽职业“后继无人”的重要原因。记者从长沙市教育局了解到,市内目前尚无一家备案的驯兽培训机构。长沙市动物园的驯兽师们告诉记者,他们的驯兽技术大部分来源于家族的言传身教,外人即使想学,也难以掌握到驯兽的“祖传秘方”。

尽管驯兽师的工作非常辛苦和危险,但让他们感受更多的却是温情,他们希望更多新鲜血液加入到驯兽的队伍中来。在驯兽师们的眼中,老虎、黑熊、野猪就像是自己的“孩子”。孙晓华说:“我靠近它们的时候,那种温柔的眼神让我感到很幸福。”

据《三湘都市报》